

武寨

知便點兵上岸前來接應。行不上五里。程途河北。寨內衝出祁宏高毀。蘆花岸畔。突出殷郊兩兵截住。歸路趙公明劉公遠知墮其計。正欲抽回。南宮括散宜生從後殺來。四面八方。盡是西兵捉住二將。解見太公。太公教取出三將。同斬前三將。已先被毒酒酖死。太公令將趙劉二將。縛於河中。溺死奪了。商兵船隻渡了孟津河。時春三月。戊午日也。原來太公設下此宴。以擒商之五將者。號作將蝦餌鯉之計。當時有詩為証云。

姜尚神機絕世奇。商臣淺見豈能知。分明設下釣魚餌。不動鎗刀破五尸。

營正之旗

大軍渡河下寨。太公傳令。今我兵已近朝歌。不可輕進。諸將務要依山靠水扎寨屯營。如有違令輕進者。斬首示衆。於是太公排下五營。名作五武寨。第一營正先鋒南宮括屯下廣武寨。第二營左翼將軍祁寒屯下名陽武寨。第三營右翼將軍高毀屯下名武德寨。第四營左翼保駕將軍南宮列屯下名武涉寨。第五營右翼保駕將軍散宜生屯下名修武寨。按甲休兵。命太公令使者遞書到朝歌。數商辛十罪。却說紂王升殿。有趙公明手下殘兵回報。五將盡被西兵所擒。大軍已渡孟津河下寨。紂王失色。王與群臣議取戰守之道。忽有近臣奏曰。西伯侯元

帥姜尚有書到紂王傳旨宣入令近臣讀其書曰

尚聞三皇立極五帝承宗未始不由以仁義而基天下是故唐堯不下堦而治虞舜惟垂拱而理夏禹聞善言則拜成湯立賢士無方是皆以心傳心允執厥中所以天理合而人心順萬民安而諸國朝逮至商辛不繼先王之德惟行若虐之政據汝之德則無分毫數汝之罪過於十件其一殺皇后逐太子殄絕三綱其二建臺榭廣沙丘苦虐萬民其三以酒爲池以肉爲林傷生害性其四蠶盆之張炮烙之建慘酷刑人其五剖賢人之心斬朝涉之脛滔天之惡其六破孕婦之胎囚姜里之獄悖

卷案

通有假

地之寃其七欲亂黃飛虎之妻君臣倒置其八曾醢伯邑考之醬父子參商其九不敬天時以致水滂災旱其十不重民事以致罷業荒農是皆內惑姐已之淫外遮費仲之佞日滋月甚穢德不悛今西伯侯奉天明命以興問罪之師出岐州濟孟津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而過潼關屯牧野豪傑不檄而從者無窮豈非天命人心惡惡歸仁乎今令星使遞書先達理合束手出城與親待罪別立新君以應天人庶免成湯宗廟不作丘墟片言違忤挫入朝歌寸戮不仁以謝天人之恨只此先達草草不書

北平刊國志傳

某年某月某日征商大元帥姜尚書

近臣讀罷，紂王大驚，言曰：「事已至此，誰人與朕領兵前去退敵？」西兵兩班文武，喪形失色，皆無所措。紂王又驚數次，費仲出班奏曰：「臣保一人，領兵前去迎敵。」西兵紂王曰：「卿所保誰人？」費仲曰：「此人乃是中軍都虞侯崇應彪，卽崇侯虎之子也。大王可拜應彪爲征西大總兵，親發精兵八十萬與之，此人必能破得西兵矣。」紂王依其所奏，封應彪爲征西大將軍，以彭舉爲先鋒，彭矯、彭執副之。以薛延陀、申屠豹爲左右翼，大發精兵，卽出朝歌，以拒西兵。不知後來勝負如何。

批 昏迷至此，悔之晚矣。

紂王拜將征西

却說崇應彪次日升帳傳令，謂諸將曰：「吾聞西帥姜尚謨謀用兵，神出鬼沒，又加之以殷郊、雷震之智勇，絕倫諸將務宜遵吾節制，不得輕舉妄動，以挫兵威。如違令者，斬首示衆。」諸將皆唯唯，遵其約束。崇應彪又曰：「吾觀西兵屯下五武之寨，甚有機變。今令我兵亦要屯下五星之寨，以遏其銳氣。」第一營前部先

鋒彭舉屯下名土星寨，第二營左翼將軍薛延陀

屯下名火星寨，第三營右翼將軍申屠豹屯下名

水星寨，第四營左帳中護將軍飛廉屯下名木星

寨，第五營右帳中護將軍蔚遲桓屯下名金星寨。

求詳字
命如
八心

詳列五

神間氣
先發
龍

分付既畢。令小將校下戰書於西帥帳下。約次日在
牧野決定輸贏。却說太公升帳。東兵戰書投到。太公
讀罷。嘆曰。崇應彪豈敵吾哉。遂令前鋒度量兵勢。取
勝回報。次日兩陣對圓門旗開處。東兵槍出先鋒彭
舉。西兵擁出先鋒南宮括。東兵左右翼者。則是彭執
彭矯。西兵左右翼者。則是雷震。殷郊各各人威馬壯。
盛甲精明。通罷姓名。更不打話。二馬相馳。鬪上十合。
不分勝負。只見西兵右翼雷震。挽弓架箭。射中彭舉。
坐馬前蹄。馬蹶前足。彭舉落馬。東兵彭矯。正欲前救。
却被殷郊大喝一聲。斧隨手。落彭矯。已先被劈下頭。
來。南宮括用鎗刺殺彭舉。彭執見二兄弟俱被傷。亡。

拍馬衝入西陣。被西陣上三將圍住。鎗刀亂刺。彭執
亦死於陣中。西兵掩殺一陣。東兵前部先鋒共三萬
餘人。殺得屍橫牧野。血溢河津。止留二三千帶傷敗
兵。殘卒投本寨而去。西兵乘勢欲攻大寨。太公節制
已到。鳴金收軍。却說東兵殘卒回報。崇應彪應彪大
怒曰。貨卜村夫。焉敢挫動我前鋒。斬我之三將。傳令
諸將披掛。率大軍前進。掃除西兵。片甲無還。方顯吾
之智勇。倘有士。諸將校諫曰。小若不忍。則亂大謀。今
西兵深入我境。輕重糧草不赴。我師只要堅守。不出
老其將士。待彼糧盡退兵。我師從後掩擊。則姬發姜
尚之首。自懸于帳下矣。總兵何耻一小戰。遂欲敗其

大事耶。應彪不聽。遂發兵挑戰。太公聞應彪出陣。乃推坐下車。綸巾羽扇親自出前。來遙謂崇應彪曰。將軍乃知天命。識時務之英雄。今商王無道之甚。西伯侯奉天命興兵伐之。將軍何不棄暗投明。前來納降。以圖富貴。反成爲彼率軍爲敵也。應彪聞太公之語。鼓掌大罵。貨卜村夫。商王無負你之處。你却背恩負義。動兵以犯君上。若不下馬受吾綁縛。以見商王。定教你日下受殃。太公曰。不必多言。汝旣爲主將。識吾陣乎。應彪曰。你五武之寨。乃按五虎靠山之勢。何如。不識。太公曰。汝旣識陣勢。你敢破吾陣乎。應彪曰。商王拜我爲大總兵。尚欲擒汝等而歸。又何不敢打陣。

應

哉。於是應彪怒氣冲冠。輪動大刀。且奔西陣中來。太公以羽扇從車上。指揮諸將五寨衆將一齊殺出。將應彪活捉。前來見太公。太公數其罪而斬之。東兵左帳中護將軍飛廉見總兵被捉。拍馬衝入本陣。太公又指麾諸將。將五陣擺布八卦之陣。飛廉入陣。心荒膽落。忘其歸路。又被殷郊捉送太公。太公命推出斬之。東兵陣上有大將方相見二將被捉。乃橫鎗拍馬不來打陣。直投入武王中寨。左衝右突。見旁無人。持起手中長鎗。望武王背後一刺。紅光燦爛。八爪金龍出現。遮住武王車。駕方相大驚。正欲抽鎗回馬。左邊衝出保駕將軍散宜生。南宮括。齊聲大喊。方相措手

說可嘆
可嘆

不及被衆將活捉來見武王武王欲釋其罪太公不
可命推出斬之止留得方相步卒不上數十回報朝
歌紂王大驚失色謂群臣曰誰敢出馬迎敵西兵得
勝加封官職兩班文武各各默然無語獨有費仲出
班奏曰臣雖不才愿領精兵出城若不活捉子牙勦
滅西兵誓不回軍紂王大悅卽賜精兵八十萬出敵
西兵費仲非能慣戰之將奈受紂寵只得勉強領兵
出城西兵聞知列開陣勢衆視之乃是誑佞費仲也
散宜生拔住剛刀大罵蠹國老賊尚敢出馬與吾爭
長早若離鞍下馬受降綁縛解見武王梟首示衆費
仲聞言更不打話拍馬直取宜生二將戰不上數合

快心奪
日

費仲大敗不能抵當正欲走入朝歌却被南宮括大
喊一聲截住歸路二人戰上數合被南宮括將九節
銅鞭望費仲中心一打嘔吐鮮血不止奔入皇城大
公傳令叫諸將不得休兵乘勢殺入皇城活捉紂王
併妲己等諸將得令人人搶進箇箇爭先却說東兵
陣上雖有精兵八十萬皆怨商王之殘虐連損三將
東兵皆無鬪志例戈自相攻擊以至血流漂杵又且
朝歌百姓久怨紂王之虐一聞西兵入城鼓舞歡欣
一如大旱之得甘露赤子之見父母各各牽牛擔酒
爭來相勞是以武王之兵直奔朝歌無所阻攔如入
無人之境也却說紂王自敗兵之日奔入皇城至甲

子曰聞城已陷手足無措急宣羽林神策等衛諸軍
護駕時諸衛軍兵皆無奮力廝殺自相踐踏文武各
相奔竄死者屍橫殿陛不計其數紂王知大事已去
不能保身乃舉火燒焚宮室自登鹿臺身衣寶玉投
入火中而死時春三月之甲子日也後人有詩一絕
云

玉食錦衣黃帝居

九重尊寵鎮天衢

只因侈肆殘民政

投火昆虫反不如

批 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

太公滅紂與周

大題
太公傳令休要走了奸臣費仲淫妃妲己拿得者重

照應

賞其功賣放者同坐其罪諸將得令人人爭尋妲己
與費仲不知其所只有殷郊太子原在國家之內其
宮室樓臺閑遊慣熟知妲己只在摘星樓妲己見官
中火勢漲天正要起一陣怪風化作金毛狻猊而走
却被殷郊見其本相不能變動那殷郊與妲己之仇
正是不共戴天之冤怎肯干休妲己見殷郊忿然奔
至抱頭歛膝正欲投下摘星樓殷郊大喝一聲輪起
神斧一劈金光燦爛冷風逼人殷郊知其為怪按下
神斧將妲己揪向太公帳下紂說費仲見宮中火起
投後宰門而出却被雷震喊聲活捉亦解至太公帳
下太公請見武王曰商辛無道皆由妲己費仲之所

致今商辛自死。此二人不可輕戮。要建法場於朝歌市上。審問明白。分解其屍。與民快樂。于是武王、太公及文武群臣。詣于法場。數妲己費仲之罪。令劊子手先斬妲己。妲己顏容精媚。劊子不忍斬之。太公命斬劊子。換過斬官。其次斬官亦愛其儀容。不忍殺之。太公又命斬其劊子。如是者三次。劊子俱不忍殺。妲己而自受戮。太公曰：吾聞妲己乃妖類。必得其形。然後方可除之。令左右懸起照魔寶鏡。以鑑之。妲己乃露出本相。却是九尾金毛之狐狸。咆哮于場上。太公命曰：誰人速代我除之。殷郊跳出。大喊一聲。手起斧落。斷其狐狸。以為三截。太公命將綿纏費仲之臍。燃于

市上。以快民恨。又殷朝自成湯傳。至紂王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年。謚法所謂殘義損善曰紂。史官有詩為證云。

成湯祝網德聲揚。

放桀南巢正大綱。

六百乾坤傳及紂。

誰知付與武周王。

又東屏先生有詩云。

苦陷忠良惡不悛。

惟耽妲己信讒言。

黎民不道君王死。

反向天街鼓舞歡。

又有五字詩云。

天喪商辛業。

敵兵盡倒戈。

積山屍遍野。

漂杵血流河。

掃盡煩苛法。

謠吟凱捷歌。

太平今日定 換却舊山河。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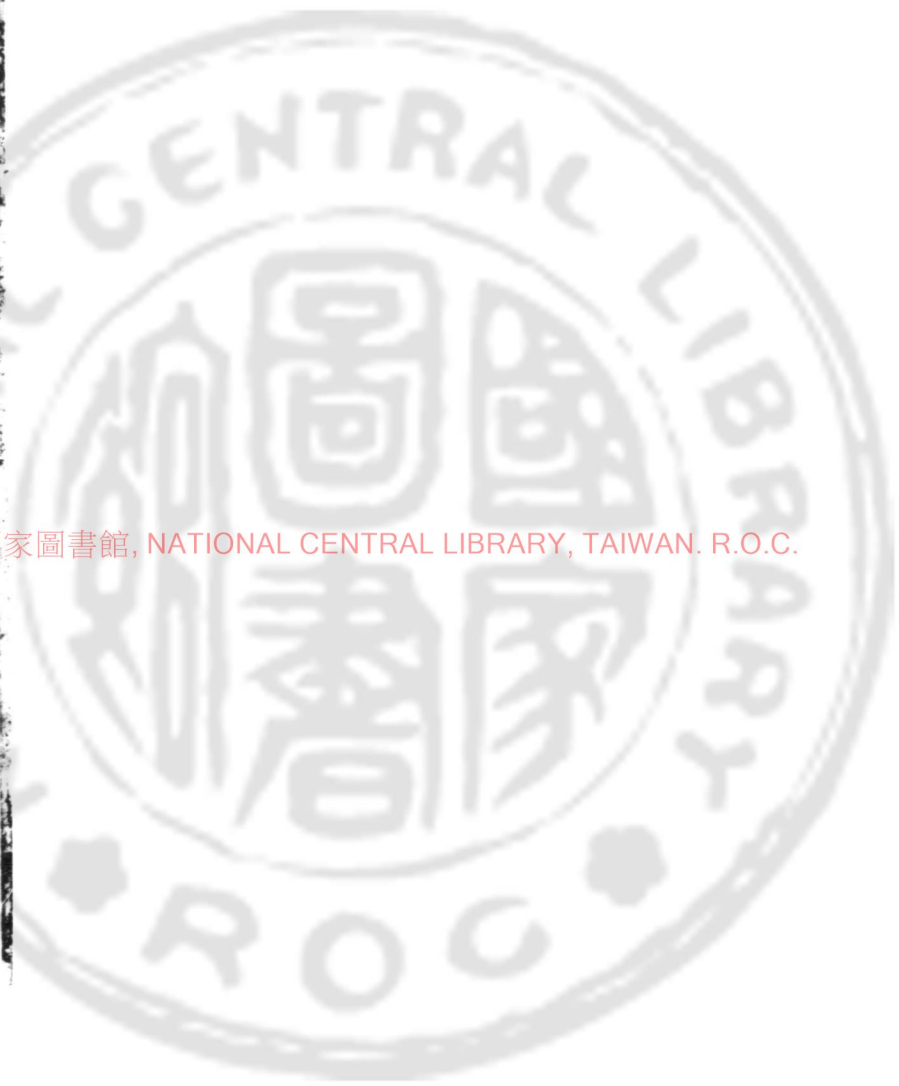
常山之袪首動尾在不虞列傳中胡以抄手
總批

商祚终于紂故有妖狐入宮魅者失政
退賢任佞立慘毒之刑而殺忠諫之臣
以致亡身敗國何足惜哉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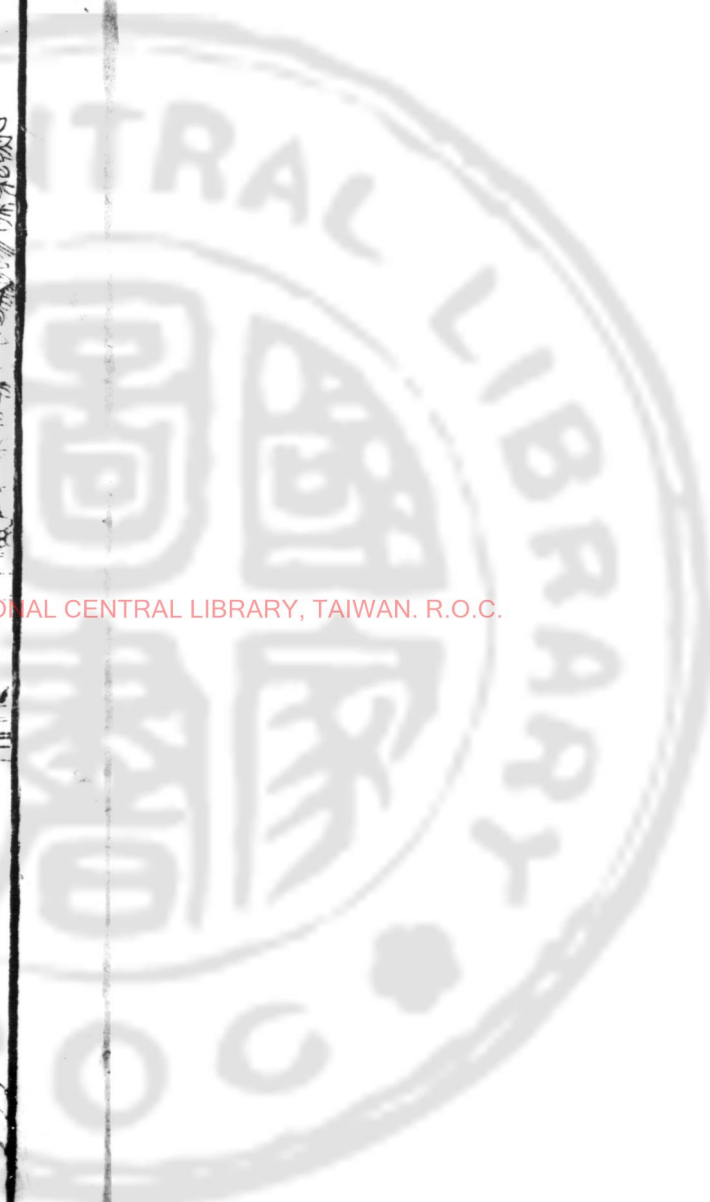
列國志傳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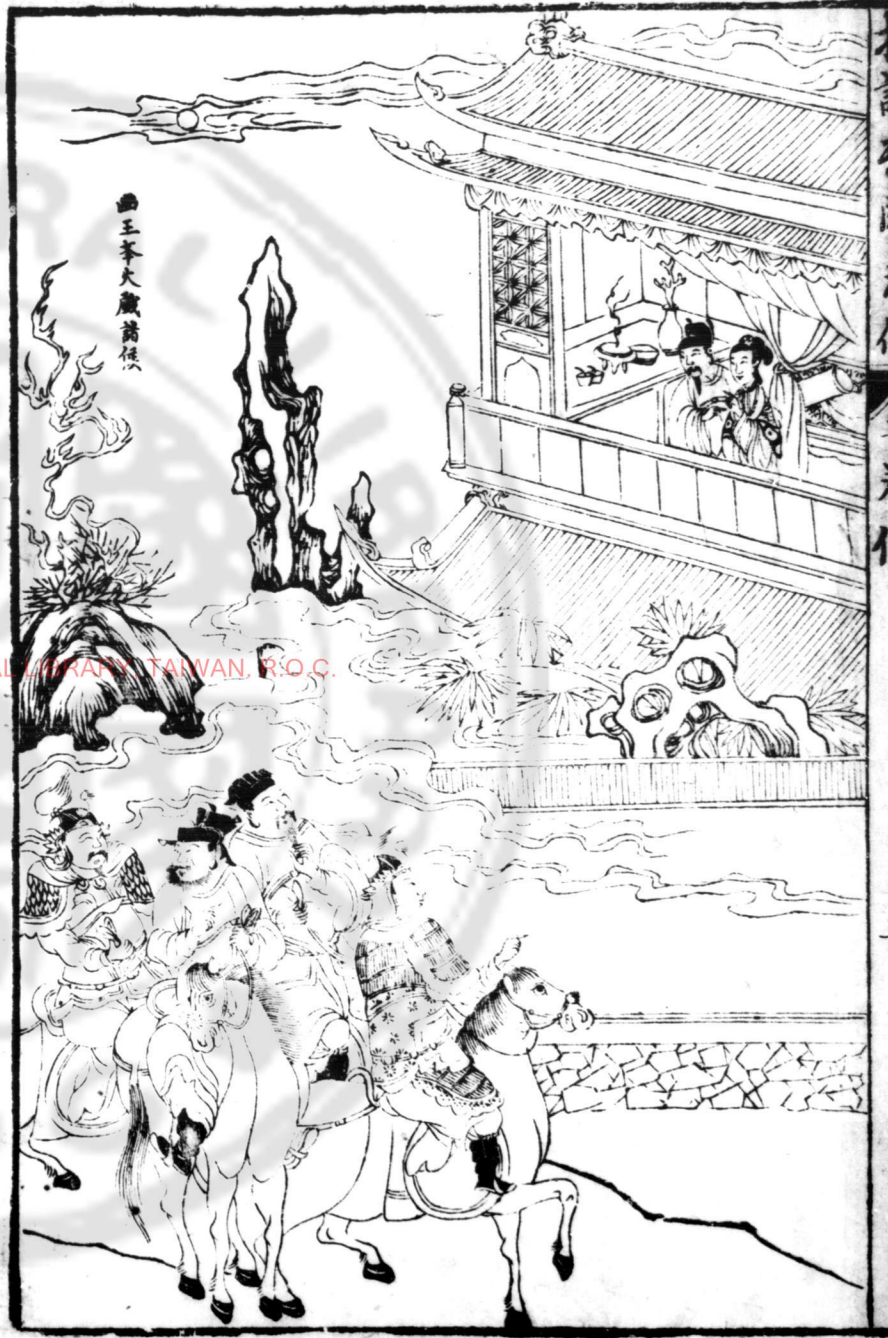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穆王西遊崑崙山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穆王大戲諸侯

七平回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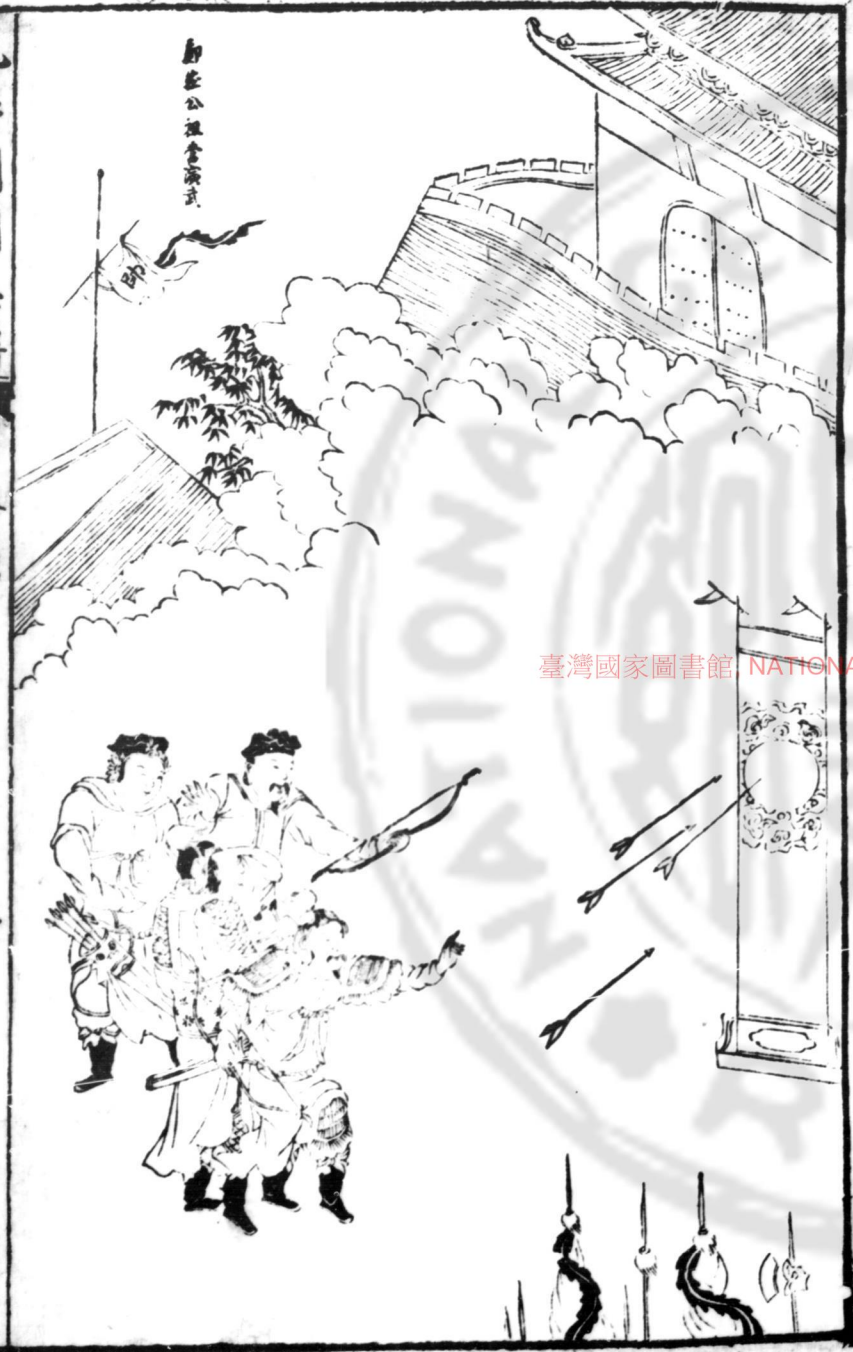
鄭桓公鏖山放箭

楚人大戰勝麟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莊公祖堂演武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平王素錦東遷





周鼎大戰於錫野

新鐫陳眉公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重校

古吳朱 篁叅閱

起周武王元年巳卯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共計二十四王三百九十九年之事實也

武王分土封諸侯

德樂周
德始

武王既平殷亂將復歸西伯之位以聽天命衆諸侯咸曰商德既絕天命歸周請西伯合正大位武王讓曰予以商辛失政苦虐生民天人共怒予故代天討罪以救生靈商辛既死合聽尊有德予何敢承其大位諸侯曰天命靡常惟德是歸今侯伯代天救民義

兵一集。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赤鳥降屋。白魚入舟。此天命所歸之瑞。且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昔者唐虞禪位。皆是無德而讓。有德無道而遜。有道此周當代商命明矣。侯伯請正大位。弗辭。武王辭之再三。不得已而許。於是諸侯奉築壇三層。列布香燭。諸侯各服冠冕。立於壇下。武王登壇。諸侯奉冊而上。制曰。

維殷紂三十二年。歲在己卯。冬十月甲子。四海臣庶奉天承運。咨爾姬發。乃值商綱之季。德墜政衰。慨生民塗炭。奉天命所歸。弔民伐罪。拯溺亨屯。上應天心。下合人意。理合代商而有天下。率德以司

北民冊立之日。卽登大寶。母致再辭。

武王在壇上。未受八般大禮。卽降詔以示諸侯曰。朕實不德。承此天休。恐墜天人之望。以貽篡逆之羞。咨爾侯衆。旣尊朕位。各宜恪守乃職。以牧兆民。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庶幾君臣得正。政治有成。

諸侯在壇下者。皆呼萬歲。武王方受八般大禮。改國號周。追謚父爲文王。自文王以上七世。皆追爲王。傳旨令闕天奉大牢。祭王子比干之墓。召公奭釋南牢。箕子之囚。畢公高奉勅。旌表商容之閭。及釋百姓之囚。令南宮括除去酒池肉林。推去蠶盆炮烙之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賑濟黎民。大賚於四海。立紂

人心所
屬天命
攸歸

王之子名武庚者為商之後以存商祀命弟管叔鮮
蔡叔度二人相之班師以歸西岐州朝歌百姓牽老
負幼遮拜於道路留王鑿駕不忍王歸王親曉諭之
曰吾今別立新君以安汝等爾等安豐樂業不必悲
留百姓挽留不止放聲大哭震動天地武王見百姓
悲哀不止召武庚諭之曰百姓務宜存恤不可如父
若害生靈如有不善我復來征又召叔鮮叔度諭之
曰武庚之事賴汝二人相之如有不善傳於岐州弟
等難逃失相之刑二人再拜受命大車出朝歌行不
數月歸到岐州升殿文武朝賀禮畢武王問群臣曰
朕德不逮今承眾諸侯尊朕為天子其國家儀制當

老頭巾
話

何如御弟周公旦出班奏曰姬乃帝嚳之後今改正
朔宜用建子之月為正月色要尚青服當用冕王又
問曰諸侯王子及功臣賞賚如何周公又奏曰諸侯
功臣有大勳勞者宜分土封侯以昭崇德報功之義
其親王子孫亦宜分土封侯以壯王室至於上古三
皇五帝唐虞夏后之後亦宜分土封侯以報立極之
功於是武王次日聚集文武諸侯大封功臣王子及
先皇帝之後令以列土封之令御弟周公旦於金殿
唱名

太公姜尚以功臣封諸侯鎮營丘國號齊即今山東

青州府是也後為田氏所滅田氏齊為秦所滅

御弟周公姬旦以王親封諸侯鎮曲阜國號魯即今山東兗州府是也

御弟召公姬奭以王親封諸侯鎮北方國號燕即今北京順天府是也其後為秦所滅

御弟畢公姬高以王親封諸侯鎮魏國號魏即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是也

御弟姬叔鮮以王親封諸侯鎮管國號管後管叔作亂其國遂除所以不續

御弟姬叔度以王親封諸侯鎮蔡國號蔡即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是也後至春秋為宋所滅

御弟姬叔振鐸以王親封諸侯鎮曹國號曹即今山東

東曹州是也其後下是也

御弟姬叔武以王親封諸侯鎮邶國號邶即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是也

御弟姬康叔以王親封諸侯鎮衛國號衛即今北京冀州是也其後為秦二世所滅周之諸侯惟衛存後亡

御弟姬叔處以王親封諸侯鎮霍國號霍即今山西平陽府是也其後為晉所滅

商故賢臣微子封諸侯于宋國號宋即今河南彰德府是也其後至春秋為楚所滅

先聖王神農之後封諸侯于焦即今弘農陝縣是也

其後為春秋戰國所併。

先聖王黃帝之後封諸侯于祝。即今山東濟南府是也。其後為戰國所滅。

先聖王帝堯之後封諸侯于薊。即今北京順天府是也。其後為戰國所滅。

先聖王帝舜之後封諸侯于陳。即今河南開封府是也。其後為田氏齊也。

先聖王夏禹之後封諸侯於杞。即今河南開封府是也。其後為春秋戰國所滅。

故殷賢臣箕子不肯臣事于周。但陳洪範一篇而去。武王封其子于朝鮮。即今遼東是也。後為戰國所併。

併。

其功臣南宮适、南宮列、散宜生、祁宏、高毀等。各封官有差。共封兼制親王子弟及功臣為諸侯者。大小七十一國。大排筵宴。開庫藏。將收殷之寶物。悉分散於諸侯。次日諸侯皆上謝表。各赴本國。後人有詩為證。

一舉戎衣定大周。分茅列土賜諸侯。

不如桀紂私天下。八百乾坤有自由。

眾諸侯各望本國以赴職。惟留御弟周公旦。召公奭。在朝以輔王室。武王謂周公曰。鎬京為天下之中。真乃帝王之居。於是命召公遷都于鎬京。即今陝西西

安府咸陽縣是也。又曰：當今海內清平，萬民樂業，朕

當以德治民，不事刀兵，命有司與朕縱馬於華山之

美事極

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收縛于戈，韜囊旌鼓，自今群臣

不得言兵，群臣皆唯唯受命。忽一日，武王有疾，群臣

驚懼，召公問周公曰：「今天子掩疾，太子年幼，倘有不

諱，國家大事誰人可任？」周公曰：「骨肉之親，君臣之義，

不幸遇王疾，子幼，我當代王告死，以免王患。於是周

公築壇於城南，親自登壇焚香，拜告於太王、王季、文

王之靈曰：「國君武王以德治民，今乃遇疾，太子年幼，

且願以身代王死。我祖有靈，共鑒我誠，祝罷。史官錄

所脈

周公所告之言，藏於殿內金縢匱中。次日，武王病即

瘳。眾諸侯太公等聞之，皆來朝賀。武王命大排御宴，

以待諸侯。周公問姜太公曰：「公先年奉天子之命，以

鎮齊，何為五箇月遂成政來報績也？」太公曰：「吾治齊

之政，簡省繁文，惟其便俗，故百姓易治。是以政成之

速也。周公又問其子伯禽曰：「昔你奉天子之命，以鎮

魯，何為二年而後成政來報績之遲也？」伯禽對曰：「臣

治魯國之政，革除鄙俗，使民終三年之喪禮，故民難

效，而報政所以遲也。周公嘆曰：「後世齊國必強，魯國

必弱，而魯終將北面事齊歟？」武王問其何以知之。周

公曰：「政簡故便民，而民易治；政繁故擾民，而民難理。

是以知之。後世果然齊強魯弱，此周公有先見之知。

太平州志卷之二

批詩列國志傳 卷之二 所以爲聖人也。後人有詩爲証云。

昔人見識本非常

卽政猶能達大綱

傳在春秋相併世

果然睿弱與齊強

宴罷百官退朝。武王命諸侯各返國治民。又越日。武王復有疾。不知性命如何。

批 姬姜強弱奚頭

周公秉政誅管蔡

武王病至危篤。宣周公曰。太子誦託孤寄命。二人旣至。武王謂周公曰。太子年幼。汝宜攝政。以朝諸侯。輔翼王室。又謂太子誦曰。汝宜事叔如父。修德推仁。以繼先王之政。言罷而崩。在位七年。壽九十三歲。天命

方盡。史官有詩讚曰。

商綱旣良

天命靡常

維我武王

赫震先光

弓矢斯張

干戈戚揚

掃紂之穢

視民如傷

大位旣定

文德隆昌

分茅裂土

韜戈用良

不顯文烈

光佑後行

千百世下

不泯其芳

成王卽位。年幼不能蒞祚。乃拜周公位。居家宰。攝行政事。大赦天下。諸侯來朝者。周公負展。相成王。以朝諸侯。諸侯悅服。却說管叔蔡叔。相武庚。以守殷。忽天朝。使者賞赦書到朝。歌武庚等。接了聖旨。問使臣曰。天子年幼。不能蒞祚。國家政事。有誰攝行。使者曰。冢宰公姬旦。總決政。相天子。以朝諸侯也。二叔聽罷。送

假公道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二
使臣出乃相謂曰吾二人與周公共是武王之弟天子之叔遠守遐方位居下職而周公乃居冢宰攝行朝政天子年幼朝綱一決于他倘或一旦謀弑小君遂奪大位則吾二人豈不束手以觀他人受天子之福哉叔度曰然則今日之計何如叔鮮曰合謀諸武庚起兵打入鎬京殺了周公廢却天子同享富貴豈不美哉蔡叔大悅二人來見武庚說其起兵武庚曰周公雖居冢宰以相天子無過可窺何敢動兵犯之二叔曰此事甚易但製謠言歌幾句說周公將有篡弑小君之心不利社稷之意使六街三市兒童傳誦至鎬京天子年幼無所決斷必廢周公俺這里即以

奸臣毒害忠良

本語池

此事為周公之罪與兵伐罪則富貴唾手矣武庚大悅二叔遂作謠言歌曰

嗟彼鳳雛 羽短身孤 初鳴高崗 鳴鴉在傍

周公危社稷 王躬實堪傷

令六街三市兒童不分晝夜互相傳誦不覺數月之間此歌已關於鎬京塔市近臣錄其歌奏聞成王覽罷大怒曰冢宰乃王室至親受先王遺託勤勞蹇蹇安有此事此必京師妖言傳旨令兵馬司收京司是童盡戮回報周公見說免冠頓首曰臣罪當萬死何可累及兆民但賜臣死足矣不必更戮無辜成王曰叔父憂勤國家朕不能與叔父昭顯忠節今反受小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二
民讒語。何可令叔父被陷。連傳聖旨。務要收京師兒
童而殺之。周公再三請死。成王不許。兩班文武見周
公平昔忠諫。被此誣讒。乃一齊跪下。奏曰。冢宰公之
忠諫。天地人神所共監知。賴陛下仁明。全其大節。實
社稷萬民之福。陛下不必盡戮京師小民。事有根源。
陛下傳旨。令兵馬司排門查問。倘得其始傳之人。止
戮此一罪。以警其餘。足矣。何必盡戮無辜。且陛下續
先王政教。以仁覆天下。不宜妄殺一人。望准臣等之
奏。庶得兩全其事。成王聞奏。暫轉龍顏。傳旨。令各城
兵馬。逐門查究回報。聖旨未出。近臣奏南潼關有軍
務急表到。言朝歌武庚管叔蔡叔率兵十三萬。殺上

潼關。口口聲聲道。冢宰將篡社稷。故領兵前來。去讒
輔國。今兵已到潼關。望殿下早賜定奪。成王年幼。剛
斷不定。初聞謠言。不疑周公。及聞二叔領除讒輔國
之兵到。心遂疑周公。有反之意。乃問群臣曰。此事真
假若何。周公又頓首跪曰。但願陛下賜臣一死。頒赦
免京師小民之罪。止潼關二叔之兵。國家萬幸。群臣
忙奏曰。卽此兵事。便知謠言。乃是二叔之流言也。王
曰。何以知之。群臣曰。先王封親王子弟。一十五國。同
姓者。四十餘國。先王崩。親寄百里之命於冢宰。冢宰
憂勤王室。列國諸侯。皆知敬服。如冢宰果有篡奪之
心。今近京諸侯。又不起兵討罪。滿朝文武。又不動一

心事
不
斷
破

彈章明奏。豈遐方小國。反能早知其事。預先興兵。以去讒輔國哉。此必二叔之奸謀。舉此流言。先危其內。使陛下君臣猜忌。彼得乘釁以謀社稷。望陛下仁明。決斷此事。成王猶豫曰。然則此事如何。區處群臣。又奏曰。陛下不決此事。宜赦冢宰之罪。令督軍退得潼關之兵。即見冢宰無此反意。如不能退。則冢宰之叛著矣。成王心疑。周公得兵於外。恐其速叛。尚未肯許。發兵東征。猶豫不定。群臣又奏曰。陛下如疑冢宰。臣等以家口保冢宰。如若冢宰生變於外。臣等甘受滅族之愆。成王見百官所奏甚切。乃傳旨。點精兵十萬。與公東征。周公謝罪出殿。次日。周公升殿。點兵練將。

一面修書往魯國。命子伯禽會兵於潼關。即日兵發京城。成王與群臣送出鎬京。王在馬上。口占一律。以送云。

彩旆飄飄出鎬城

一盃煩汝往東征

忠貞自信孚天地

貝錦何勞陷大臣

拔劍掃開邊塞霧

揚旌收盡野紅塵

王兵奏捷回朝日

鳳閣龍樓画影形

周公在馬上聽罷大悅。亦吟一律。自表其忠節云。

平生忠諒有天知

仗節行藏志不虧

神鬼伺人寧可逆

流言陷我實堪悲

指揮未掃漫天穢

慷慨先吟報國詩

臺灣國家圖書館

東風若奏三軍捷。

早把邊音報玉音。

周公吟罷，君臣各相回駕。大軍望東而進，將近潼關。二十餘里下寨，却說魯公伯禽得父之書，率本國精兵五萬，已到潼關，候大軍到日。然後交兵。聞父到，與關主皆出迎接。周公到潼關，謂伯禽曰：「手足之情，不可動兵相鬪，只宜修書曉諭之。」令退兵，以待朝廷處決。何如？伯禽曰：「管蔡不念手足，流言陷父，將至極刑。此子宜速交兵而除之，回天子之怒，表我父之忠，可也。」豈可緩曉之？周公然之，令伯禽爲先鋒，關主虞文達爲副將，率兵下關。却說二叔在關下，聞周公兵到，大懼，將欲抽兵。武庚曰：「不可，將錯就錯，只宜進兵決戰。」

豈是詐
表男子

戰不可退也。若不交兵而退，則事機漏洩，得舉反意。二叔亦然，乃各披掛出陣，只見周兵陣上，門旗開處，一將當先，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青年勇猛，盔甲鮮明，乃是周公之子魯公伯禽是也。大聲罵二叔曰：「逆天叛賊，焉敢流言，誣陷我父，謀危社稷。今若下馬就縛，萬事俱休。半聲違逆，定教一命難逃。」二叔在東陣，見是伯禽，欺其年幼，放聲大罵曰：「你父乃是篡弑老賊，我等故來除讒輔國，你父子尚不知罪，更要興兵與我相戰。今日若不投拜受綁，教你父子俱亡。」伯禽聽罷，大怒，拍馬直取管叔。管叔掄刀就劈，二人鬪上二十餘合，伯禽佯敗而走。管叔欺幼，勒馬後追，趕上五

里伯禽使一拖刀之計。一聲喊處。刀隨手轉。管叔死于馬下。東兵大敗。蔡叔見管叔被誅。拍馬前來。被虞文達斷其來路。二人鬪上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只見潼關上。鑼鼓振天。推出一員老將。頭戴嵌玉鳳翅盔。身披鏤金魚鱗甲。蓋一領絳紅袍。跨一疋神駒馬。手輪光耀耀。見吾劍。關上大聲曰。休教走了。在蔡叔度也。蔡叔舉頭一望。只見繡旗上大書金字。乃是東征招討周公旦也。唬得魂飛魄落。拋戈棄甲。望東而走。又被伯禽攔絕歸路。掩殺一陣。武庚從後。正欲來救。蔡叔虞文達搶出陣前。一鎗刺落馬下。不知性命如何。

批 呼吸風雷快哉

成王感變啟金縢

周公傳令。命大軍不得停留。趕上蔡叔到朝歌。蔡叔不分晝夜。走入朝歌城內。大軍奄至。蔡叔不及堅守。却被虞文達搶入城中。活捉蔡叔解至。來見周公。周公問曰。汝等何得流言。與兵犯闕。以負王分土之恩。蔡叔叩頭告曰。皆是武庚管叔之謀。小弟不能推阻。以至于此。望兄赦我殘生。伯禽跪曰。此乃逆天之賊。宜斬首以示將來。周公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彼縱不仁。我不忍斬之。令左右監於南牢。以待朝廷處決。周公傳令。命關主虞文達轉鎮潼關。待奏朝廷陞賞。

備散
欠緊

其子伯禽亦令轉鎮魯。且誠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當今天子之叔父也。然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恐失天下之賢。辛勤如是。尚且遭讒。狼狽。使無文武力奏。身猶難保。汝今鎮魯行政。宜優恤良民。尊賢禮士。慎勿以國大而驕傲人也。伯禽再拜受命而退。周公謂左右曰。我原被讒出師。今二叔雖除。天子尚有疑我之心。我今不可回朝。只具表奏聞。以待天子回心。有旨。宜我歸朝。方可班師。如今只宜居東以避嫌疑。可也。於是差人奉表入京。出榜安民。居殷不轉。却說成王與群臣正論邊事。近臣奏曰。冢宰公東征得勝。有表回奏。成王覽其表。龍顏大悅。

開目

王誠感
動天地

謂文武曰。叔父東征。既除二賊。其忠誠表表。固可尚矣。不班師隨駕而歸。又居東下。只具表回奏。此事爲何。群臣奏曰。冢宰公以大忠見讒。不能自白。今幸天兵一到。二叔授首。此乃陛下之福。以表冢宰之誠。所以冢宰待罪于東。陛下宜整迎駕。差大臣出關迎接。庶可以全兩下之美。成王沉吟不許。延數月間。群臣屢上表請迎周公。成王又不許。至秋末時。五穀大熟。只是未收穫。忽然天昏日暗。狂風大作。驅雷閃電。城中揚砂走石。大樹連根拔起。郊野禾稻盡行偃倒。百姓驚懼。成王與群臣大懼。不知所之。召公畢公奏曰。先王在日。曾遺卜筮之書。藏於殿前金縢匱。以備吉

凶。今遇天變，王請禱告天地。先王啟金縢之匱，將卜筮之書，告卜以驗天變。成王准奏，乃與群臣拜告天地。先王啟金縢之匱，搜卜筮之書，乃得周公昔日欲代武王身死之書。成王問史氏，史氏具述前事，以奏。王大泣曰：叔父功德隆盛，反被二叔讒言，見出於外。三年，皆朕之過，是天變欲警朕之無知也。群臣皆泣下。王即整排車駕，差大臣召公奭、畢公高奉詔迎轉周公。又下詔于京師，以明周公無過。風雷遂止，天朗氣清。五穀被風偃倒者，皆起。百姓鼓舞大悅。後宋丞相王荆公因感王葬之事，有詩為證。

周公恐懼流言曰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又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左手旋乾右轉坤

群邪嫉正起流言

安安不效旋胡促

几幾常書赤烏尊

天變風雷昭大節

書藏金匱顯忠原

成王一整迎歸駕

周室君臣孝義存

召公畢公奉旨直奔潼關，令人報於周公。周公奉聖

旨到日，俯伏聽宣詔曰：

朕以幼冲，嗣承大統，愚昧聰明，險失忠良大節。孩提心志，混淆良輔，謀過雖已往，悔切未然。伏惟冢宰姬旦，王室至親，百僚總辟，其忠真信義，表表

收得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昭著。蠢茲群小，嫉正流言，征駕久淹于東，皆是朕過。叛首隨傳於北，越顯公忠。今命使臣賫詔奉章，迎還征駕，輔弼王家。所有叛臣叔度，本該處死。朕念同本，權貶郭鄰。厥子胡仲，率德改行，可續父封。於蔡關守，虞文達汗馬多勞，陞受幽州都制，嗚呼崇德報功，固朝廷之重典。效勞盡職，實臣子之當為。詔書到日，各毋稽延。

周公接詔書，管待召畢二弟。次日分付叔度之子胡仲守殿車馬，望京而進。行近京師，驛侯報於朝廷。成王率文武百官出郊外迎接。周公歸朝，王謂公曰：朕以幼昧不辨邪正，是以遠勞叔父，久淹外鎮，皆朕之

桐葉封弟與門一劍

過也。周公頓首謝曰：濟危冒險，人臣之職，有何勞焉。成王大悅，令排御宴，以宴群臣。一日成王在後宮，與其弟叔虞飲宴，庭前桐樹陰濃。王謂叔虞曰：汝能吟詩乎？叔虞曰：頗識其意。王曰：朕削此桐葉為珪，汝能吟此詩，朕即封汝為侯。叔虞遂吟曰：

桐葉落庭除，吾王削作珪。如念連枝秀，

春風共暢舒。

成王喜曰：才思頗佳，但汝年幼，不能任諸侯之位。姑俟數年，我當封汝為侯。史佚在傍奏曰：陛下何異言乎？王曰：朕與叔虞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天子一出言，則史官遂書於史冊。望我王遂封叔虞，不可反覆。

成王乃命設宴封叔虞為諸侯國號唐按春秋之世

郡晉國是也虞謝恩文武將遜半酬近臣奏有遠

方夷人來貢王宣入朝其人身長九尺赤鬚藍面鈎

鼻翻唇文身以金玉不穿衣袍只以錦一纏身語話

不通王問譯者曰譯者能言胡人之言語又能言中

國之語蓋通番之使也此夷來自何國譯使奏曰此

夷出於交趾之南國名越裳言自此數十年以來其

國中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意者中國有聖人出

故不憚萬里之遙來貢白雉白毛之雉鳥也旅獒犬

高四尺曰葵王問群臣曰遠人來貢方物此可受否

召公奭奏曰陛下以賢為寶仁服四夷四夷來貢臣

以為不可得恐勞遠傷財且臣聞玩人喪德玩物喪

志陛下思之群臣皆曰陛下仁德加於蠻夷故夷人

不憚遠而來貢占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

來之則安之陛下不受此獻恐塞四夷來王之志也

成王遂受其獻命光祿寺設款待番使

周公定鬲邾鄆

次日番使來謝告歸王問譯使曰此來有幾多路程

譯使奏曰有一萬三千之途經要一年有餘始至京

師王命周公作指南車賜番使以歸止一年遂至本

國成王謂周公曰四夷來朝各方路途遠近不齊卿

宜相天下地輿孰為中正可定都以便四方朝貢周

受貢原不助

國夷來生

公奏曰。洛邑洛陽也為天下之中。昔者先王嘗欲建

都于洛。而不果。今陛下定中正之方。宜繼先王之志。

定都于此。則四方來者。無遠近矣。於是成王傳旨。遷

九鼎。禹王鑄九鼎。以鎮國者。後傑失國。此鼎遷于商。

紂王失國。武王載歸鑄京。至是。成王復遷于洛陽。蓋

是傳國之寶也。定於郊廓。在河南洛陽也遂命鑄京

為宗周。命洛邑為成周。命太史令梅仲宣定鼎。卜世

代久遠。何如。仲宣乃告于神前。卜曰。帝嚳之孫。禹基

鴻赫。傳世三十。歷年七百。百

皇明東屏居士咏史詩云

卜入王畿著定時 卜年七百旋稽疑

應兆

成王命周公留洛治民七年而薨

後來八百蒼姬錄 天耶人耶裕卜期

批 卜老卜年 約見天數

周王既定鼎而歸。成王大喜。設御宴。以待周公。周公

謝宴歸第。是夜。夢一蟠龍。從天降。入於深淵。公醒曰。

此夢乃應吾當盡之祥。內臣曰。冢宰何以知之。公曰。

蟠龍。無翼之龍也。有翼。則為飛龍。乃天子之象。吾位

居冢宰。與天子差一等。乃是蟠龍也。自天而下深淵。

吾身在天子之傍。今入深淵。乃是龍歸之所。是以知

吾將盡也。遂遇疾不起。

召公奭宣布王化

周公病篤。次日。王與群臣詣周公宅。問曰。叔父臥病

龍便不亢

赤寫凡
几弥從
途篤

不起。倘有不諱，國家大政，誰復可保？公曰：「國家政事，有召公、畢公等在朝，王不必多慮。臣死之後，但願我王親賢遠奸，憂國愛民，天下自然太平。」公又謂同僚畢公等曰：「我死之後，煩公等盡心輔佐國家，以盡臣職也。」言罷，公有淚下。成王與群臣無不下淚。王駕還朝，是夕，周公卒。時年八十三歲。公在周朝，制禮作樂，忠貞大節，為後世人臣之表。是夕，天昏日暗，風霧迷漫。後史官有詩讚曰：

惟彼姬公

為周砥柱

制禮作樂

維彼姬公

輔弼幼主

盡心所事

維彼姬公

大節安舒

節彼太山

巍然中立

後世人臣

惟公是式

成王聞訃，大哭。謂伯禽曰：「汝父憂勤一世，朕不能報。今死之後，賜爾魯國祭祀，得用天子禮樂，庶表朕報叔父之恩也。」伯禽謝恩赴國。是時，周公既死，成王慮四方百姓不沾王化，乃謂召公奭曰：「卿宜循行南方，代朕宣流教化，以安百姓。」召公承命出朝。次日，整齊車馬，望南而行。至嵩山路下，忽聞樹林中鶻聲喧噪。以接群鳩，投鶻巢中去。召公問左右曰：「前林中鳥聲喧噪，是何鳥也？」左右對曰：「近山方識鳥音，我等不知其音，焉識其鳥？」公宜拘此近山樵夫問之，即知其類。公遂令喚樵夫來問。左右引一樵夫至駕前，公問其

鶻巢之
化

讓字又
露頭節

鳥名。樵夫對曰：彼翅白而頭綠者，名鵲。毛斑而色褐者，名鳩。公曰：鵲鳩二鳥也，何爲作一隊飛，共入巢中？去。樵夫對曰：鵲性巧，善能爲巢。鳩性拙，不能爲巢，故鳩共居鵲巢之中。公曰：鳩與鵲不同其類，鵲何爲肯讓巢與鳩棲？樵夫對曰：當今天子以仁德治天下，故其教化沾及禽獸，所以鵲鳩二鳥類雖不同，猶能以巧讓拙，以巢同居也。左右對曰：禽鳥尚能知義，以巢相讓，則王之教化大行，天下百姓人倫有叙，不問可知矣。召公大悅，令重賞樵夫，車馬遂行至雍縣。雍縣守臣君陳率左右出城迎接，召公入雍城，延至公廳坐。召公問君陳曰：汝治雍縣，百姓親睦，農桑樂業，獄

訟平簡之事，可具述與吾知之。君陳對曰：小官無能，然賴天子之教化，幸公之福蔭。小縣有三件異政。公問其是何三件異政。君陳曰：小縣郊外有雉一群，童子與之狎戲，雉不驚飛。童子亦不捕捉，此第一件之異政也。又每歲五穀豐登之際，禾有一枝數穗者，此第二件之異政也。又雍城南山有一獸，名作騶虞，身形似虎，其色黑，其性慈，每日遊于郊外，不踐生虫艸，木口不傷禽獸人命。朝出暮還，人皆得而近之。此第三件之異政也。召公聞說，命安排酒食，次日出城，前往南郊，勸課農桑。令所屬官員皆要相從。縣官君陳相從至南郊，無亭榭遮陰之所。見道傍有甘棠樹，綠

三異

蘇沛封
崇召公
所爰

葉陰濃其高蓋如傘君陳引公下馬坐于甘棠樹下
令招四處鄉村農民前來聽勸。頃吏一起農夫荷鋤
擔耜前來跪下。公問農夫曰。近年以來五穀登乎。農
夫皆頓首曰。賴宰公之福。年年成熟。歲歲豐登。我鄉
村小民煖衣飽食。女織男耕。安農樂業。公問何以見
之。民中有一起年高能言者。前來具詩。奏曰。

青山綠水白雲鄉。

春到田疇老幼忙。

女事桑麻無凍苦。

男耕田畝有餘糧。

公租早送柴門閉。

村酒釀成晚稻香。

惟願皇王千萬歲。

小民飽煖樂陶唐。

召公大悅。命取酒食。重賞其民。且誡之曰。我今勸課

汝等歸家。各宜孝敬長上。各安生理。眾民拜謝而退。
頃吏一起兒童。竹馬荷衣。前來相見。又有一群雉鳥。
相逐相隨。君陳跪曰。昨日所告之事。即此童雉是也。
召公徘徊良久。見童子相狎于雉。雉亦飛鳴於童子。
竹馬之前。其獸駟虞。亦踴躍隨人而至。召公顧謂君
陳曰。異哉此事。皆縣官德行所致。陳曰。小民何德。皆
宰公之福也。公命取酒食。賞其童子。車馬回朝。君陳
送出雍城。公謂陳曰。汝之德政。我已親見。汝宜愈加
愛民之心。不日轉奏朝廷。重加陞賞。車馬望京而轉。

批 保登系却水馴雉之瑞

南民不忍伐其棠

縣志

召公車馬既轉京師。君陳回入雍城衙內。思惟下歲
倘有王臣再來。觀政勸農郊外無亭榭。居住乃傳命
命郊外農民開闢道路。伐木建亭。左右回報小民伐
木建亭。近山樹木盡伐。止有南郊道傍甘棠樹。皆來
合抱。不肯伐之。縣官命拘一起抱樹之民。前來問曰。
吾欲伐去道傍之樹。建起勸農之亭。以待來年。王臣
下馬汝等。何得抱樹不與我伐。小民稽首曰。非小民
爭樹之罪。前日召宰公曾止于此甘棠樹下。我等懷
其德行。不忍伐去此樹。欲存之以思召宰公也。縣官
大喜。遂建亭于甘棠樹之傍。名曰召亭。其亭即今在
維縣城南。當時百姓為詩云。

遷澤苑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爰

蔽芾甘棠

勿剪勿敗

召公所憩

蔽芾甘棠

勿剪勿敗

召公所悅

潛淵居士讀史至此有一絕云

一樹甘棠藹道傍

召公遺德愈芬芳

當年若使柯條剪

怎得清名萬古香

跌得起

却說召公回朝見王。王問南方教化何如。公具鵲鳩

讓巢雍城三異之事。奏聞成王大喜曰。雍邑守臣君

陳周公在時常荐此人。有孝友仁能。今果然也。命使

臣宣其回朝拜。為上卿。當時朝廷文武多士。左有太

保召公。大司徒芮公。大宗伯彤公。右有大司馬畢公。

落下妙

敘事有

批言列國志傳卷之二
大司寇衛公大司空毛公此六卿相與輔弼天下太平。一日王有疾。內官奉旨宣召畢。二公入宮拜畢。王曰。託孤二公既至。朕年三十。遂即天子之位。今承諸叔父恩誨。踐祚已終。三十七年。壽登五十。而死亦何恨。但勞汝等盡心輔朕太子。以承大統。無辱先王之政可也。言罷。遂崩。召公奉太子釗即位。是為康王。康王頒詔以宣四方。諸侯咸來朝貢。王作誥命以示諸侯。諸侯大悅。當時康王承先王之遺政。得公卿之佐。海內昇平。刑措不用。在位二十六年。而崩。群臣奉太子環即位。是為昭王。昭王升殿時。當五更。侵早。星辰落落。尚未沉沒。群臣朝賀未畢。惟見月色朦朧。漸有

線索不

五色之光。直貫紫微之垣。昭王大怒曰。日月失叙。皆太史曠職。不預奏而救禳之。遂令押太史柳長卿斬于市上。武士即推柳長卿出朝。不知性命何如。

批 志中 生 巧

楚子膠舟溺昭王

群臣止住武士皆諫曰。柳長卿雖曠日月失叙之職。然太史乃國家禍福所係。望陛下赦之。但令奏聞月朦之故。以驗禍福。如禍福不驗。然後殺之。不遲。王息怒。令推轉長卿問其緣由。長卿奏曰。月者人臣之象。紫微是人君之象。今月色直貫紫微。必主小人作孽。國家不寧。王曰。小人出於何方。曰。依臣臺占。小人當

是箇引

北平刊國志傳卷之二 三

猗夏伊
始慎旗
載

出南方。王問南方諸侯是誰。朕當巡狩以壓之。司空
毛公奏曰。南方諸侯乃先王即成王也所封。顓頊子
孫。姓芊。音輝各熊繹者於丹陽。即湖廣南郡是也今
乃熊繹之子熊廉紹諸侯之位。以鎮南方。其國號楚。
是也。王遂赦長卿之罪。車駕望南而進。有人報于楚
侯曰。周天子巡狩。車駕已至南方矣。廉問群下曰。當
今天子同姓諸侯。共有七十一國。天異姓子車駕不
往他方。直至本國。必有主意。歟。謀士張策進曰。臣前
觀天象。月色貫紫微之垣。落地南楚。今天子獨行南
方。必有削除楚爵之意。楚侯曰。如此何以處之。張策
曰。吾聞鎬京至於楚地。水路多於陸路。主公宜大作

開板是
黃泉王
亦知此
否

王舟。前迎天子。令匠人以魚膠合其舟縫。主公可進
此船於漢水。漢水在湖廣漢陽府界口。請王換舟。天
子如駕此舟於水上。膠見水溶。即使周王共此舩而
溺死。遂絕其遊。有何不可。楚侯大悅。遂命匠人以膠
合一大舟。自領群下。前至漢水界口。以接聖駕。却說
昭王聖駕來到漢水界口。正欲渡河。本方守臣奏曰。
漢江之水。洶湧不常。此舟難渡。此河請王換南舩。以
濟。昭王傳旨。正欲換南舩。以進。忽然熊廉引膠舟至。
而奏曰。今聞我王巡狩。車駕將幸丹陽。臣知此舟不
可南渡。故具南舩來迎。聖駕望我王移舟換楫。以渡
漢水。昭王大悅。命換楚舟。至中河。漸覺沉溺。群臣奏

日此舟必有奸詐。速命換舟。不然舟將沉江。王命難保。忽然舟板徐徐解裂。正欲傳旨。招本方北船換轉。波濤大作。浪起如山。保駕將軍毛公見勢危事迫。見隨從小舟。與王舡隔丈餘水。踴身跳向小舟。連拖昭王過船。不覺洪波一起。將王舟打落波心。連王帶文武隨從者。共溺死二百六十餘人。在位五十一年。唐人胡曾先生有詩為證。

批舟中人真敵國也

漢江一帶碧流長。

兩岸悲風起綠楊。

借問膠舟何處沒。

欲停蘭棹紀昭王。

又皇明東屏居士詠史詩云。

天子巡行匪慢遊。
巍巍大駕無臣問。

楚人那得試膠舟。
王道凌遲重可憂。

岸艸茸茸染翠煙。

昭王駕逐海波天。

楚人奸起膠舟計。

周紀中流不似前。

大臣名祭公奉其太子滿立。是為穆王。穆王升殿。諸侯來朝。王與群臣商議曰。耐熊廉無理。詐進膠舟。溺我父王。朕欲率大國之兵征楚。問罪。群臣意下何如。祭公奏曰。楚侯詐害先王。誠有大罪。不可不伐。然我王即位之初。軍兵未練。糧艸未足。不可輕動。姑俟數年。積草屯糧。練兵選將。然後發問罪之師。則楚國

祭公畢
竟萬全
之計

不勞力而破矣。王曰善。近臣奏曰：邊上有軍務急表到。王問何表。曰：有青州徐哈達率九夷之兵共三十餘萬，旌旗掩日，劍戟橫霜，殺奔西河而來。言欲打入鎬京，奪却中國乾坤。穆王大驚，急問群臣曰：此事如何定奪？右衛將軍李造父出班奏曰：我周傳國至今一百五十餘年，四夷拱服，百姓安寧。今東夷乘國家新立，發兵十萬，臣愿往敵。使片甲無存，然後可懾四夷之威。王准奏，便拜其為征虜大將軍，率兵十萬出拒夷之左。司徒祭公忙奏曰：不可不可。楚侯詐進膠舟溺死先王，乃殺父之仇。臣子不共戴天之冤，尚且兵微將寡，置罪不征。今乃舍殺父之仇，以弱軍先攻

遷日大

夷虜，則民心不順，將士解體，必無得勝之理。恐招不測之禍。造父又奏曰：楚侯弑君，東夷叛國，皆逆天大罪。然楚人弑君，以其勢尚未熾，東夷叛國，以兵逼近京師。今若不敵，終不然使大國君臣束手待擒。王請勿疑，發兵與臣先除夷虜，再乘得勝之兵，以征楚國。可也。祭公又奏曰：此事決不可動兵。如大軍一出，楚人乘我國虛，發兵後襲，那時諸侯亂起，進退無門，可不危哉。今臣觀東夷之地，轄於東方諸侯，羸徐子界內，依臣之奏，莫如差使臣前去東國，令羸徐子收服東夷，重加陞賞。如此，則夷虜亦除，楚人不敢仰視中國。庶得兩全。王悅，差使臣賚詔往青州。

按甲休
兵乃是
勝弄

穆王西遊崑崙山

王使至青州，報于東方諸侯。羸徐子、徐子接旨，使臣謂徐子曰：「今東夷之兵已屯西河。」王令諸侯速發兵，以扼其後。徐子曰：「東夷狼狽，今兵屯于西河，我兵扼後，彼必奔入京師，煩使臣回奏天子，令發王師，截其前路。我兵後扼，東夷不日可破矣。」使臣然之。寅夜轉奏穆王。王遂令李造父帥兵五萬，屯於城下，以截夷路。却說徐子得旨，伐夷，遂傳令長子羸伯謨為前部先鋒，自率大軍五萬，殺奔西河下寨。東夷主將徐哈噠升帳傳令，命玉林寨長麻里光吉、金林寨長呵塔令公等，次日拔寨，打入鎬京，言罷，哨馬回報。東方諸

侯羸徐子率軍五萬，從後殺來。哈噠聞知大驚，問諸侯曰：「羸諸侯何故起兵襲俺之後？」諸夷曰：「此必穆王有命，令徐子襲我，若奉書一道，與徐子約奪周朝，尊他為大國，徐子貪得，必然許之。待破周之後，又作區處。」哈噠大喜，遂修書，令小將送與徐子。徐子折封覽其書曰：

批 好大膽好人物了

東土大侯伯殿下，竊惟周王失德，百姓艱危，故有楚人詐舟，皆萌吞併之意。噠等不揣懦弱，發兵攻周，伯侯能借一旆之師，反周助我，後日削平列國，敬尊侯伯為王，可不美哉！只此明請，乞惟電鑒不

宣

徐子讀罷大罵曰逆虜無知吾乃大國王臣奉命討賊豈肯背主而助汝反哉遂命斬却來使下令命長子伯謨出馬交鋒伯謨青年勇猛得令遂身披重鎧頭戴兜鍪舞動画戟駕起烏錐領本部一萬精兵殺向門旗外大罵臊羯狗何不出馬打話只見夷陣上突出一員大將喝罵乳臭孺子汝識吾否吾乃東夷寨主徐哈達挽弓搭箭望伯謨左眼射一箭早被伯謨躲過將雙刀便砍哈達力不能敵望本陣而逃伯謨連鞭坐馬來趕哈達哈達坐下八駿乃是日行千里之神馬却差十餘里之地矣而東兵鳴金收軍伯

謨回營告父曰正好廝殺何早鳴金收軍徐子曰胡人弩勁箭強我在高山望見虜營弓弩如林恐我兒不識兵法有悞大事故令收軍伯謨曰哈達之馬往來陣上快捷如風進則直馳難敵退則快捷難追我父必須用一奇計方可除之徐子遂令將卒於兩河沙岸上開陷馬坑各深數丈將蘆葦青艸復鋪其上四面盡伏壯士各執鈎刀短劍以備斬馬拿人諸將得令漏夜裝成次日伯謨挑戰哈達果引谷寨夷長打扮前來伯謨謂曰昨日放了汝等今日又敢與吾交鋒乎哈達見伯謨孤出與麻里光吉呵喀令公三馬齊殺奔東陣伯謨鬪不五合佯作刀法荒亂之態

擒賊擒王手段

批評列國志傳卷之二
望西河兩岸而走。三馬一齊趕上。只有哈噠之馬先追。伯謨勒轉韁繩。又抵數合。將至河口。忽然一聲如雷震地。哈噠連人帶馬墮落坑中。諸壯士四面守住。將鈎刀拿起。哈噠縛解本寨。其馬亦被收去。麻里光吉與呵塔令公見哈噠被陷。便欲抽兵。忽見山坡後。噉聲大振。擁出一員大將。橫鎗勒馬。振鎧揚眉。乃是東土侯徐子。領六軍攔住歸路。二人盡力殺出。東兵追之不及。收軍入營。壯士解哈噠來見。徐子問曰。周天子有何負汝。汝敢發兵叛國。推出斬之。哈噠俯首哀求。赦小夷殘生。再不敢舉兵犯境。徐子曰。天子擬服戎夷。若攻賊而放。是我之罪也。令斬其首級。解京

征東大捷

請功。催軍勦除八寨衆夷。哨馬回報。有麻里光吉及呵塔令公。敗兵走向王城。却被主帥李造父悉擒之。餘兵盡招撫矣。徐子聞知收軍。具表將哈噠八駿馬及十萬降卒。盡帶赴京。奏聞。穆王升殿。與群臣正議之間。忽近臣奏大將李造父得勝回朝。王令宣入。造父於殿下。王曰。將軍汗馬功勞。正不知東夷之事如何。造父奏曰。賴陛下洪福。東夷却被東土徐子殺得窮蹙。前來只有二寨主麻里光吉。呵塔令公。被臣悉擒。斬之。招撫降卒三萬。旗甲器械盡封歸朝。穆王大喜。近臣又奏。東方諸侯有表到。王讀表曰。

謹具表臣。東方羸徐子。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再拜奉表伏惟

聖人御極必憑法以收功。天子驅戎亦爰兵而率服。自商德頹綱。周奉天命。王世已經六葉。國祚將過百餘。海宇清寧。華夷安堵。蕞爾荒夷。蠢茲小醜。逆天動無名之師。叛國生亂華之念。王赫斯怒。下詔驅戎。東兵直抵西河。哈達授首。三師安屯。城下各寨銷寇。振數萬之貔貅。掃九重之臊羯。餘黨盡降。隻輪不轉。今招到降卒十萬。神駒一疋。輜重器甲。盡封隨表來朝。軍糧馬艸。悉收車載貢上。臣兵札於西河。俟

聖旨以行移。短表奏于金闕。候玉音而處決。臣不

勝忻忻之至。謹奉表以聞。

穆王覽罷。龍顏大悅。文武百官。皆具表稱賀。王令設宴。以勞來使。及賞群臣。卽傳旨。差使臣賫詔于西河界口。賜東土諸侯羸徐子。白旄黃鉞。寶劔彤弓。得專征伐。金錢五十萬。緡綵帛一十餘車。犒勞三軍。令彼免朝歸國。以俟宣調。使臣賫詔去訖。文武皆退。王獨留造父。問曰。吾聞徐子進東夷八駿之馬。日行千里。朕欲試之。子可爲朕之御。造父遂與王乘。王乘八駿遊於上林苑中。果然快捷如飛。一息數里。一時間。從上林苑轉至九華山下。將三十餘里。王大喜。停驂歸朝。次日問群臣曰。朕得八駿神駒。一息千里。朕欲週

失志之端

楚仇一
言胡不
還駕

終履兵
戈又講
神仙可
惜可惜

遊天下窮極名山仙蹟誰人爲引有司徒祭公諫曰不可王不離窠當今方削東夷尚有楚仇未復王若一出天下刀兵亂起社稷誠恐難保王怒曰朕以萬乘之尊際此清平欲遊天下有何不可何故多言下令自今有再諫者滅族遂出榜于朝門外有能引天子之車遊遍天下名山仙蹟者重加封賞時有道士揭榜文指揮擁道士入奏王宣道士至殿下問曰汝何人也敢揭朕榜道士對曰臣西極國人也自幼學修煉之士名爲化人王曰汝能識盡天下名山仙蹟否化人對曰臣朝出崑崙暮遊閩苑十洲三島足跡無所不遍任陛下聖意欲往何方臣敢引駕穆王大

悅遂封化人爲引駕大真君封造父爲護駕大將軍安排大路卽日出宮西遊車騎搖搖遂陟崑崙之頂王問化人此何處也化人對曰此西崑崙山乃泰岳之宗天下高山大嶂皆發于此此固天下第一名山也王曰吾聞崑崙山近西王母所居朕欲見之可乎化人遂引王駕渡赤水升瑤池見其宮室嵯峨其額扁曰王母瑤池之所化人曰此卽西王母所居之宮王姑俟少時小臣先進見王母化人先入宮有青衣仙女數十人引化人來見王母曰來者何人化人曰中國周天子之使也天子欲遊仙宮遣臣前來報知王母遂引數十青衣駕白雲仙輦飄然而出奇香馥

馥。光彩熒熒。須臾。王母下輦。前來見駕。曰。王辱幸。敝
官。請王遊玩。穆王來下馬。徒步隨王母入宮。分賓主
而坐。穆王再三辭位。王母曰。陛下固中國萬民之主。
此座何辭。穆王乃就坐。須臾。青衣進茶。其奇香異茗。
皆非人間所有。茶畢。王母命張席以宴周王。酒至數
巡。王母謂青衣仙女曰。難得周天子駕至於此。汝輩
按舞。我歌數章。以盡天子之懽。青衣得旨。十數輩。飄
飄然。按舞於筵前。王母乃自歌云。

批。巫宮仙界。真是蕩人心神。
崑山高。芳赤水。茫茫。瑤池萬里。芳鑿。駕鏘鏘。慙慙。
獻綠醕。芳各請盡觴。

穆王大醉。見其宮殿稀奇。山明水秀。樂而忘返。遂傳
旨。令造父停驂于宮外。朝夕只與西王母遊玩。唐人
胡曾。有詩為證云。

阿母瑤池宴穆王。
九天仙樂送瓊漿。
歸到人間國已亡。

又皇明東屏先生有詩云

龍驤八駿御長驅。
識者深為時事悲。
蒼姬寶曆屬徐夷。

話分兩頭。却說東方諸侯。羸徐子。得賜白旄黃鉞。以
專征伐。歸本國。又聞穆王西遊不返。一日與其子徐
伯謨議曰。周王無道。耽于遊戲。不理朝綱。今天下諸

侯獨俺得專征伐。乘此周國無主，吾欲稱王號帝。打入鎬京，則天下反掌矣。伯謨甚以爲然，遂聚集群下，自號爲偃王。卽時興發精兵十萬，望鎬京而進。近東土小邦諸侯三十六國，皆截其朝周之路。

楚人大戰麒麟谷

東方三十六國盡被偃王攔阻，不能朝周。而穆王在瑤池飲宴，喧歌並無歸朝之意。有從駕司徒祭公連上數道表章，穆王始令整鑾駕於崑崙山下，京師守臣大司寇呂刑羽書報於駕前，言反了東土諸侯。羸徐子望王速回車駕，商議戰守之道。穆王聞知，大驚問于羣臣。司徒祭公奏曰：昔者王舍楚人之仇，不報

此時東
邊西支
計無所
之危哉
危哉

而西遊。今東土徐子君反，王宜出詔差使臣往楚調其兵東伐，使其兩國交戰，必有一失。此漁人收鷸蚌之計也。王准其奏，一邊差使臣賁詔往楚國調兵。一邊令造父爲御，長驅轉朝。使臣來到郢州，楚侯熊猛甫乃是熊廉之子，接了聖旨，款待使臣。臣曰：前者汝父進膠舟陷昭王，天子本欲興兵前來征汝，群臣每諫始緩數年。今東土羸徐子僭王謀反，調楚國之兵東伐徐子。如若滅得徐子而歸，將功折罪，重加陞賞。今東兵已離青州，你若稽遲，反悞大事。恐天子加罪不便。楚侯聞說，送使臣出城，遂令車騎將軍姚文龍爲前部先鋒，長子熊茂叔爲第二隊，自率大軍五萬。

殺奔湖口東抵狼子山。與東兵相對下寨。約定次日交兵。却說偃王在帳中。聞楚兵屯于狼子山。謂伯謨曰。熊孟甫此來何故。伯謨曰。父王不記前歲調我兵以征九夷之事乎。此必周王所調與我戰也。偃王然。然則此事何如。伯謨曰。楚人兵勢甚銳。不可交鋒。父王可修書一封。挾以周王欲報膠舟之仇。詐約合兵破周室。共分天下之事。彼必從之。偃王大喜。遂作書以貽楚侯。楚侯接書。覽罷笑曰。吾豈知悖者哉。助汝為友耶。遂裂書於地。大罵來使。約次日以決勝負。使者失色而起。歸報偃王。偃王大怒。命伯謨引兵迎敵。自率大軍繼後。伯謨裝整出陣。大罵叫楚兵誰敢出

場下熱

陣道尤未了。只見楚兵陣上。門旗雙閃。擡出一員青年美將。齒白唇紅。眉青目秀。頭戴三尖勇字嵌金盔。身披兩摺玲瓏鎖子甲。蓋一領紅艷艷血染絳紗袍。橫一柄光炳炳冲斗龍泉劍。左挂豹筋弓。右插狼牙箭。風捲出繡旗。伯謨舉頭視之。乃楚公子熊叔茂也。問來者。是何人。伯謨曰。吾乃東偃王之子。羸伯謨是也。叔茂曰。周天子賜汝父白旄黃鉞。有何負汝。今乃僭王叛國而犯上。是何道理。伯謨曰。當今天子失德。縱遊無度。吾父與救民之兵前來取周天下。汝等不識天道。何敢多言。叔茂聽罷。聲聲大罵。反賊休走。輪刀直取伯謨。伯謨橫鎗便刺。二馬交馳往來。鬪上五

初得好

伏兵哥

十餘合不分勝敗。一箇抖搜神威。却似五丁猛將。一箇揚眉怒目。渾如六甲天神。再戰再合一遮。一攔二人。又鬪三十餘合。又無勝敗。陣雲落日。兩軍各回本寨。楚侯孟甫謂其子曰。東兵陣上好一員青年將家。却是何人。叔茂曰。那青年將家。原是偃王之子。昔日在河界上。獨占東方九夷。徐伯謨是也。楚侯曰。東兵有此猛將。何時破得。有謀士李光祚進曰。我獻一計。此人一鼓而擒之。楚人問其計何如。光祚曰。伯謨慣戰之將。謀計難行于陣上。我觀離彭城之北三十餘里有地名號麒麟谷口。其處茂林叢雜。峻嶺崎嶇。可令五千勁弩手。裝起箭臺。伏於茂林深處。我軍詐稱

伯謨直
撞不若
老漢選
才伸縮

糧盡。班師西歸。伯謨必從後追。以鴿哨為號。四下弓弩亂動。定教此人死于亂箭之下。楚侯大喜。傳令選五千勁弩手。伏於彭城北角麒麟谷口。約次日班師。諸將受計而行。哨馬入寨。報於偃王。王聞知楚兵接寨。班師而回。偃王曰。楚兵遠來。不數日即班師而歸。不是糧盡。必有詭詐。伯謨進曰。楚人與我連戰幾陣。銳氣已挫。父王與我精兵數萬趕上。楚兵必斬楚侯父子之首。前來建功。偃王笑曰。我兒汝勇有餘。而智不足。豈不聞兵法云。寧接速進。不追遠退。楚人必行詭計。我兒不可輕進。以陷其計也。伯謨曰。料其才鄙楚人焉。知此計。父王不必多疑。偃王見伯謨請之不